

新潮英雄故事
同名电影演绎



WARRIORS OF VIRTUE

· 3 ·

五行战士

传统文化生动再现 中华美德庄严重光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1. 斑竹林中	1
2. 高木的眼泪	7
3. 三只金钢环	11
4. 独眼龙谈蛊色变	22
5. 袋鼠义夜袭敌营	32
6. 王记茶馆	54
7. 苗人之咒	65
8. 没有解药	70
9. 茶馆的王掌柜	78
10. 苗寨的蜘蛛女	97
11. 难免一场搏杀	105
12. 高木“飞”过头顶	116

1. 斑竹林中

水峰的半山坡上，有一片茂密的竹林。

这里的竹子，与众不同。竹竿是紫色的，粗壮的竹竿和宽大的竹叶上，布满了深浅不同的斑点，恰似抛洒上去的滴滴泪痕。

桃源的人们，管这片竹林，叫作斑竹林。

斑竹林是伤心的人们才来的地方。

落日的余晖，照耀着斑竹林，也照耀着竹林边上一座刚刚堆起的新坟。

也照耀着，竹林里雕塑般久久不动的两个人。

披着一身夕阳的金辉，负手而立的，是钟师傅；

坐在新坟前边一块巨石之上，垂着头、托腮而坐的，是袋鼠卫士仁。

钟师傅眉头微皱，他感到了局势的严峻和对手的狡诈。

仁的眼神空洞、迷惘、神情憔悴，完全是一副被压垮了的模样。

仁此时，恨不能钻进眼前这堆新土中，替艾德蒙死掉。那样，起码他的内心会好受些。

因此，尽管师傅已经陪着他站了一天，劝了他一天，无数次地告诉他，这不是他的失手，这是高木的一个阴谋，他应该识破它，振作起来，跟他到土峰去。但仁自始至终，呆呆地，一言不发。

眼前这座新坟压垮了他。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死在自己的剑下，这个事实，压垮了他。

钟师傅叹息了一声，对仁说道：

“仁，为师在等待你的回答。你还不愿意跟为师去土峰、和你的师兄弟、小师妹团聚么？”

仁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颤抖而嘶哑：

“请原谅我，师傅……我想我还是一个人待上一段时光，直到我能够再一次有勇气面对大家……”

钟师傅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拿起了那柄闯下大祸的宝剑——此刻，它已宁静安祥，一声不吭了。

钟师傅知道：战胜敌手难，战胜自己心中的敌手更难。仁必须自己战胜自己，渡过这一个关口。任何人也无法替代他。

钟师傅走到了仁的身边，拍着他的肩头道：

“仁，你好自为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多想一想你正义卫士的责任，多想一想桃源的人民。哦，还有，多想一想你的师兄弟们，多想一想义，他是多么牵挂你啊；如果义知道了你这样的情境，他会很痛心，很着急的。”

钟师傅要走了，临走之前最后说了一句话：

“为师在土峰的袋鼠祠等着你。”

夕阳终于被黑暗吞没了。

钟师傅握着那柄宝剑下了山。

袋鼠仁依然坐在那块大石头上。他的思绪却被师傅的话语牵动了。

他想起了义；他的最亲近师弟。

那个脾气不大好的倔家伙，却从小就喜欢和情感细腻，多愁善感的仁相跟在一起。

义的个头没有仁高大，年纪也比仁小一点，可是这个师弟，却从小就像个大哥一般，随时担负着保护性格柔弱的仁不被别人欺负的使命。

在五位袋鼠卫士中，仁与义的感情是最深的。

仁最难忘记的，是几十年前，当那场桃源的灾难——大蟒蛇的偷袭——突然降临时，是义毅然奋勇当先，用石块、木棍做武器，与大蟒蛇展开搏斗，激发了小袋鼠人们的战斗勇气。当时，义始终把仁挡在自己的身后，一边与蟒蛇周旋，一边小声鼓励他道：

“别怕！有我呢！”

蟒蛇被这几个小袋鼠人的反抗激怒了。它瞪着比牛眼还要大一圈的血红眼睛，大尾巴“叭叭”地摔打着地面，张开血盆大口，一口接一口地喷着冰冷刺骨的寒气，向小袋鼠人逼近来。

聪明的智，这时突然叫了一声：

“快翻墙跑吧！”

率先翻过了墙头。

紧跟着，礼、信、义也都翻了过去，都跑出去好远了，义忽然听到了仁的惊叫声。

义叫道：

“糟糕！仁没跑出来！”

几个小家伙脸都吓白了。

义二话没说，又翻回到墙头上。

义这时看到，个头比自己还高些的仁，双手扒在墙头上，却怎么也翻不到墙上来，他的身子吊在那里，两脚乱蹬，尾巴乱摆，尖叫着。

那只大蟒蛇正张着大口，向仁咬去。

义大叫了一声，纵身跳下，正砸在蟒蛇的蛇头中，把它砸得全身团作一处，嘶嘶作响！

义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为了保护仁，一时间义气壮胆，自己竟骑到了大蟒蛇的脖子上，与蟒蛇扭打起来。

义的勇猛举动也激励了仁和其他几位小伙伴，他们呐喊着，又冲了上来。都忘记了害怕，忘记了危险，忘记了夺路逃生，都被义的大义凛然鼓动得热血沸腾！

当年的钟大侠，后来的钟师傅仗剑赶到，与大蟒蛇搏杀得天昏地暗，最终斗败了它。当蟒蛇被驱逐出桃源后，小袋鼠才发现人人都已遍体鳞伤。

正是因为义的这种仗义举动，后来钟师傅给五位小袋鼠人命名时，才把他叫作了“义”。

长大以后的义，个头儿已经和仁差不多同样高大、威武了。只是他的脾气没有丝毫的变化，还是那么的倔强、火爆。

他还是爱以仁的保护者自居，经常拍拍仁的肩膀说：

“师兄，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没有？有事尽管告诉我啊！别怕，有我呢！”

义要是知道了仁眼下这个处境，仁内心深处的这种痛苦和无助，他会怎么想呢？

他肯定会风风火火地赶来吧？

赶来安慰一通？还是来大骂一通？

去年义就大老远地从金峰赶来骂过仁一回。

去年夏天时，仁的“钓鱼台”漏了雨，修缮屋顶时，仁被一根断竹竿扎伤了脚。

义听说后，顶着烈日，满头大汗地跑来了，看见仁，看见仁的伤脚，也不慰问一句，而是转着圈地打量刚刚修缮完工的

“钓鱼台”。

义摇了摇廊头的支柱：

“这是你立的柱子？”

义又捅了捅房顶：

“这是你缮的房顶？”

义又躁了躁伸出水面的台榭：

“你还会鼓捣这个？”

吓得仁赶紧赔上笑脸说好话：

“义，轻点，你轻点，好不容易刚修好的……”

义一点都不“轻”，照旧是这儿踢一脚，那儿给一拳：

“刚修好的？我怎么看着跟没修差不多呢？”

仁赔笑道：

“义，你别发这么大火，大老远赶来，坐下歇歇，我这里有刚沏上的新茶……”

义反唇相讥：

“嫌我火气大啊？要用新茶给我去火呀？用不着，临来你这个钓鱼台之前，我刚跟两头水牛摔过跤。”

仁问：

“干嘛跟水牛摔跤哇？有劲没地方使了？”

义道：

“泄火气啊，我先跟两头水牛摔跤，把它们都摔翻了，才进的你这个屋。要不然，从外头我就把你这房给扒了！”

仁苦笑道：

“你干嘛一来就跟我的房子过不去呢？”

义道：

“不明白呀？你的脚疼不疼？”

仁糊里糊涂地回答：

“疼啊!”

义很很叫道:

“该疼!疼的轻!”

义终于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说出来了: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有事跟我说,有事跟我说!你怎么就不听呢?你还长了能耐了,连房子也敢修缮了?为什么不给我去个信?我要是来了,哪能叫你的脚给扎伤?你也太不义气了!”

仁小心地解释道:

“这么点小事……”

义道:

“小事?小事才见真心呢!你不是不告诉我吗?我也来了。我今天要把你的房子扒掉,然后给你重新盖一座新的!”

吓得仁连忙讨饶:

“别别!好师弟!师兄错了,不该不通知你擅自修房,你就原谅师兄吧。你今天火气大,骂我几句也行,打我一顿也行,房子就不要拆了吧?”

义道:

“非拆不可!我要让你知道,你本意是想让我省事,可实际上你叫我更加费了大事!”

仁道:

“我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师弟呀,打小时候你就照顾我,总不至于看着师兄我弄伤了一只脚,好不容易刚刚修缮好的房子,就忍心拆了它吧?”

义这才气哼哼地作罢。

仁想到这里,心头不由地担心起来:

要是义真赶来了，该如何对付这个师弟啊……

仁此刻真是怕见到他。

仁在这茫茫的夜色中，站起身来，四下寻视。

他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走？

他信步走入了沉沉的密林中……

2. 高木的眼泪

高木大军占领了水峰。

就在占领了水峰的第二天，就在袋鼠卫士仁平日居住的钓鱼台，独臂技师已指挥着手下，将高木的中军大帐矗立了起来。

齐天霸准备派人四处去搜寻水峰的活泉泉眼，被高木止住了：

“不！不用这么费事，我的大将军。”

高木坐在他的虎皮椅上，显得胸有成竹。他吩咐小侏儒土拨鼠道：

“你去，用我的马车，回到木峰，把艾丽雅姑娘接来。”

小侏儒领命而去。

当日下午，当艾丽雅来到昔日的钓鱼台，吃惊地发现几天不见，这里已变得难以相认。此时高木从中军大帐的门口迎了出来。

齐天霸、私塾先生和蜘蛛女等人，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主人眼里饱含着泪水。

“哦，我的公主！”

高木说：

“有一个可怕的消息，你不会相信的，可它偏偏是不幸的事实……”

艾丽雅呆住了：“出了什么事？”

高木说：

“直到此刻，我在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我甚至还不相信它真的发生过：袋鼠仁杀了艾德蒙。”

艾丽雅直瞪瞪地，呆望着高木。她说：

“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两天前他还活得好好的。”

高木道：

“生命是这样地脆弱，生死之间一纸之隔……”

艾丽雅又道：

“再说……仁也不会杀他的，仁不会杀任何人……”

高木表情无比痛苦，无比绝望地握紧了拳头：

“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或者是，我杀了你哥哥？”

艾丽雅的泪水涌了出来，她哭道：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仁会杀了他！我不相信艾德蒙已经死去……”

高木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走到大帐门口，冲候在外面的齐天霸、小侏儒、蜘蛛女、雪域三虢等人说道：

“你们都进来吧，把你们看到的，如实告诉艾丽雅姑娘。”

那几个人涌了进来，有的同情，有的冷漠，有的幸灾乐祸……却你一言我一句地说道：

“是仁！是仁杀了你哥哥……我亲眼看见的。”

“是那把剑！仁腰中的那把剑杀了他！当时，那剑身上发出的吓人的白光，把我的眼睛都刺疼了……”

“也怪艾德蒙，非要仁拔出那柄剑，仁一怒之下，就……”

“那真是一柄非常可怕的剑呀！杀了人，都不沾一滴血。”

艾丽雅捂住了耳朵，尖叫着：

“我不要听——！”

大帐里才安静了下来。

再看艾丽雅，已是满脸泪痕，她叫着：

“他现在在哪儿？艾德蒙现在在哪儿？我要去找他！”

小侏儒主动回答：

“他被袋鼠仁抱走了。”

齐天霸说：

“朝着大山的方向走去了。”

“雪域三癆”中的独眼龙说：

“已经走了两天了。”

翻鼻孔道：

“也许是进了大山了？”

剔牙齿道：

“有血迹呀，顺着血迹找，准能找到……”

艾丽雅疯了一般，一连声地叫着：

“艾德蒙！艾德蒙……”

她冲出了大帐，向着水峰山的方向跑去。

高木的中军大帐中，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

小侏儒请示道：

“主人，要不要小的跟着艾丽雅姑娘……”

高木坐在虎皮椅上，手托着腮，没有出声。

蜘蛛女暗自高兴，艾丽雅跑了，高木竟无动于衷，说明主人已不再在意那个女人。再深入一想，莫非主人根本就是在利用那愚蠢的兄妹二人？为了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智慧，她充满表现欲地说道：

“土拨鼠你多余！主人拢络艾德蒙兄妹，就是为了实施这个不费一兵一卒、兵不血刃的夺取水峰、赶跑仁的计划。眼下水峰已经占领，他们的利用价值已然丧失，还追她去做什么！……”

高木厌恶地打断了蜘蛛女的话：

“谁说艾丽雅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呢？”

他站了起来，整了一下紫色的披风，道：

“艾丽雅的价值不仅仅在水峰一带，我还要把她的作用扩展到整个桃源。她是我这一盘棋中最隐蔽、也是杀伤力最大的一粒棋子。我请你们——此刻在这个大帐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记住这一点。土拨鼠，去摘一束鲜花来，陪我去找艾丽雅。”

高木匆匆走下台阶来，走到蜘蛛女身边时，停了一下，并不看她，说了一句：

“我最讨厌自以为是的女人！”

艾丽雅终于找到了斑竹林中的这座新坟。

艾丽雅一路寻觅过来的途中，悲伤就像一把锉子一直在慢慢锉咬着她的心。她以为自己会大哭一场的，没想到当她真的站在了这座新坟前面时，她吃惊地发现，自己欲哭无泪，并且心绪茫然。

她就这样呆呆地站在坟前。

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她突然发现坟墓前开放着一束鲜花。她蓦然惊醒，高木已经站在了她的身旁。

小侏儒土拨鼠知趣地躲在了远处。

高木发出了一声幽深古远的叹息：

“一条生命啊，就这样被泥土掩埋了……”

小侏儒觉得主人在作戏，太抒情了，有些像背台词。小侏

儒心里说：从前主人杀过那么多的人，也没见他叹息过一声。

艾丽雅绝望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高木装作很委屈、很忿忿不平地说：

“因为你和艾德蒙成了我的朋友，袋鼠卫士们就要杀了他！”

艾丽雅问道：

“袋鼠卫士为什么这么恨你？……除非你是桃源的敌人？”

高木哄着她道：

“我不是桃源的敌人。我是桃源的主人。”

艾丽雅喃喃地自语：

“我该怎么办呢？现在我连唯一的亲人也没有了……”

高木的声音既温柔，又阴鸷，像施了魔法一般：

“我的公主，你还有我。你应该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会替你为艾德蒙报仇的！来，先喝一口长春素吧，忘掉眼前的一切，然后告诉我，这水峰之泉的泉眼，在什么地方……”

3. 三只金钢环

袋鼠卫士义守卫的山峰，叫金峰。

金峰与木峰的绿树丛林、水峰的水汽弥漫全然不同，金峰山上是各色的矿岩，远远看去，阳光照耀之下，五彩夺目。耀眼金光，点点碎银，翠绿绛紫，五光十色。金峰就像是一位浑身上下戴满了各种金银饰品，挂满了各色珠宝的老婆婆，一生都在向世人炫耀着她的财富。

金峰山上各种宝矿应有尽有，金银钢铁，宝石翠玉，令人眼花缭乱；金峰上下的金泉之水，矿物含量丰富，甘润甜美。当地人说：常喝金泉水，人人活百岁。金峰与水峰相交处，有一道关口，叫金水关。金水关中间有一段，因为地势险峻，两边峭壁相对，人称“一线天”。“一线天”山崖上的特产毛尖茶，远近闻名。那里有个“王记茶馆”，就是专门用金泉水泡金峰茶，茶馆虽地处偏僻，却更吸引不少茶客寻幽探密，专程去那“一线天”品金峰毛尖。后来桃源的好茶客中间便流传了一句话：王记茶馆坐半天，赛过活神仙。

金峰的袋鼠卫士义，今天本来是高高兴兴的。

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义挎着他的三只金钢环来到金峰的后山腰。他今天要对后山腰上的那株铁树“下手”。

义的这三只金钢环，是金峰上的五彩矿石冶炼而成。不但光滑圆润，美观可手，挎在身上仿佛是一件饰物，其实它们是义的独家兵器，可掷可抛，可击可挡，而且内置几种机关，必要时可变化作锋利无比的利器。

钟师傅当时指派五位弟子分别守卫五座山峰，义就挑中了这座饱藏富矿的金峰。因为义天生就对冶炼、锻铸金属器械有兴趣。

义给自己打铸了一件武士装，像铠甲一样，全身上下都是金属的。双肩及前胸后背上挂有钢片，袖口裤腿处以柔软的金丝缠绕成护腕绑腿。再加上肩挎闪闪金钢环，大步流星地行走起来，全身上下熠熠映出毫光；他若奔跑起来就更不得了，似闪电般眼前一晃，银光一闪，便不见踪迹了。

后山腰上的那株铁树，义也不知道它已经在那里生长了多少年，只知道从义来金峰时它就已经是今天这个模样。几十年了，既不见变粗，又不见它长高，也许是根须在坚硬的岩石



袋鼠卫士义把金剛圈舞得虎虎生风。

间，很难吸收到什么养料吧。它总是这样一付枝条坚硬稀疏、树叶零零落落的样子。直到前几天偶然路过这里，才忽然发现这树上不知何时竟然结出了三五个核桃大小的黑黑的果子。从来没见过它开花，却又突然挂了果，义几次想摘下一个来尝一尝，都因为山势极陡，刃如斧削一般，且寸草不生，难于攀登，只得无可奈何地作罢。

今日又是下了决心来的。义心想：不信我还真拿你没有办法了！

这后山腰，是一处极僻静的地方，因为背阴寒冷，慢说寻常没有人迹，就是鸟兽也不会飞到这里来。

义还是左右小心地看了看。

他心说，千万别有人看见。万一果子没摘着，再跌个鼻青脸肿，这人就丢大了。

先运足一口丹田气，退后十几步，瞄了瞄距离，右臂一使劲，“唰！”甩出一只金钢环。

金钢环在空中飞速旋转，转到极致时，竟如同在空中固定住一般，既不升高，也不坠落；只见义瞅准了时机，跨步拧腰，凌空跃起，硬生生将身子拔高了三丈有余，就在身体即将下坠的时候，他的一只脚恰好踏在了在空中飞旋的金钢环上，就凭借这一点点阻力，将身体又腾了起来，同时，右臂发力，“唰”一下，又甩出了第二只金钢环。

这第二只环，又飞旋而上，瞬间静止在更高出了丈余的前方空中，义在空中紧蹙两腿，向第二只金钢环跃起。

就在义的一只脚刚刚踏着第二只金钢环，义的身体又借力向上冲去时，“咣”一声，那第一只金钢环由于转速渐慢，卸去了力道，坠落到地上。

与此同时，义已经甩出了他的第三只金钢环。第三只金钢

环稳定在了那株青果树的下方。

义已经向青果树扑去。

凭借着双脚点在第三只金钢环上的力量，义猛一拧腰，身体如陀螺般旋转而上，他的双手笔直地伸过头顶，全部心神凝聚于丹田，身体像火箭一样，又冲高了两丈有余，就在义觉得力道用尽，担心前功尽弃的时候，他的双手已抓到了树干。

这时，“咣啷”、“咣啷”，义听到了第二、第三只金钢环坠地的声音。

义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向下看，还真高哇！

再扭头寻觅，原来那几枚青果就挂在胸前，摇摇晃晃，个个有鸭梨那么大。义小心翼翼地松开一只手，抓住了一枚，拽一下，拽不动，再使劲拽，还是没拽动。

怪不得刮风下雨它都不掉下来呢，义想，还长得真结实呀！

义的倔劲又上来了，就不信扯不下你来！

义死死攥住了那枚青果，然后，竟一下子松开了抓住树干的那只手！

顿时，义整个人就吊在了那枚鸭梨大的青果上！准确地说，是吊在了那枚青果火柴棍粗细的果柄上！

居然就把义吊住了！那枚青果硬是没有掉下来。

而且树干没有弯一弯，颤一颤；

甚至，那枚果子结对的那根树枝，也看不出有任何不堪重负、欲弯欲断的样子。

义双手攥紧了青果，身体吊在半空中，眼睛睁得大大的，心想：这是多么奇怪的一棵树呀！莫非，它长在这金峰山上，真的就变成了一株“铁树”不成？

任凭义是怎样揪，怎样拽，怎样打坠，怎样荡秋千，那果